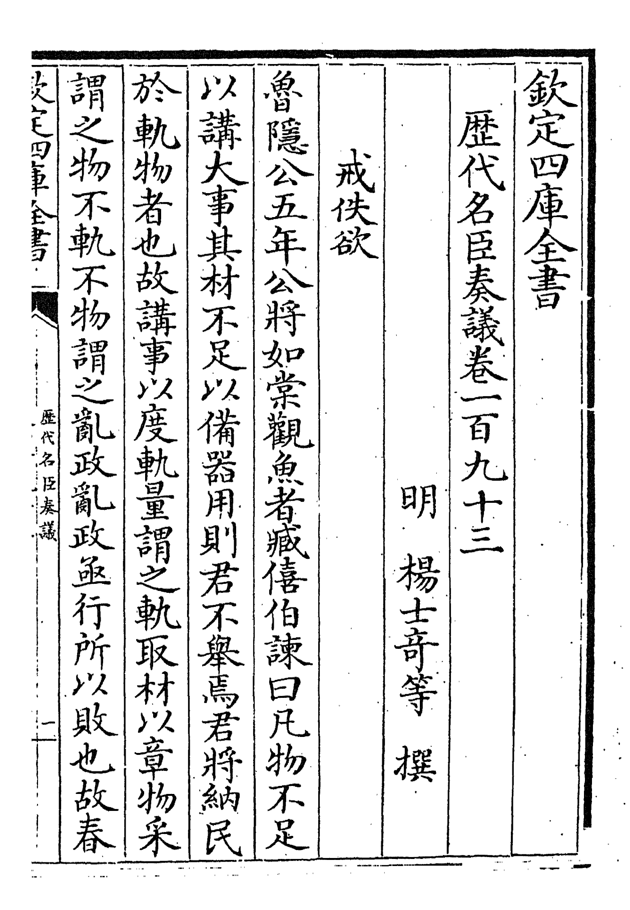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臣奏議卷一百九十三

明　楊士奇等　撰

戒佚欲

魯隱公五年公將如棠觀魚者臧僖伯諫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亂政亟行所以敗也故春

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歸而飲至以數軍實昭文章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也鳥獸之肉不登於俎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古之制也若夫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皁隸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公曰吾將略地焉遂往陳魚而觀之

宣公以夏月濫於泗淵里革斷其罟而棄之曰古者大寒降土蟄發水虞於是乎講罛罶取名魚登川禽而嘗

之寢廟行諸國人助宣氣也鳥獸孕水蟲成獸虞於是乎禁罝羅矠魚鱉以為夏犒助生阜也鳥獸成水蟲孕水虞於是乎禁罝麗設穽鄂以實廟庖畜功用也且夫山不槎蘖澤不伐夭魚禁鯤鮞獸長麑麌鳥翼鷇卵蟲舍蚳蝝蕃庶物也古之訓也今魚方別孕不教魚長又行網罟貪無藝也公聞之曰吾過而里革匡我不亦善乎

晉文公出田逐獸碭入大澤迷不知所出其中有漁者

文公謂曰我若君也道安從出我且厚賜若漁者曰臣願有獻公曰出澤而受之於是遂出澤公令曰子之所以教寡人者何等也願受之漁者曰鴻鵠保河海之中厭而欲移徙之小澤則必有丸繒之憂黿鼉保深淵厭而出之淺渚則必有羅網釣射之憂今君逐獸碭入至此何行之太遠也文公曰善哉謂從者記漁者名漁者曰君何以名爲君其尊天事地敬社稷固四國慈愛萬民薄賦斂輕租稅者臣亦與焉君不敬社稷不固四國

外失禮於諸侯内逆民心一國流亡漁者雖得厚賜不能保也遂辭不受曰君亟歸國臣亦反吾漁所

魏絳對晉侯悼公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于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脩民事而淫于原獸棄武羅伯因熊髡尨圉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伯明后寒棄之夷羿收之信而使之以爲巳相浞行媚于内而施賂于外愚弄其民而虞羿于田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家外内咸服羿猶不悛將歸自田家衆殺

而亨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諸死于窮門靡奔有鬲氏浞因羿室生澆及豷恃其讒慝詐偽而不德于民使澆用師滅斟灌及斟尋氏處澆于過處豷于戈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以滅浞而立少康少康滅澆于過后杼滅豷于戈有窮由是遂亡失人故也昔周辛甲之為太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闕於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迹畫為九州經啓九道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在帝夷羿冒于原獸亡其國恤而思其麀牡武不

可重用不恢于夏家獸臣司原敢告僕夫虞箴如是可不懲乎於是晉侯好田故魏絳及之

楚莊王即位三年不出號令日夜爲樂令國中曰有敢諫者死無赦伍舉入諫莊王左抱鄭姬右抱越女坐鐘鼓之閒伍舉曰願有進隱隱謂隱藏其意曰有鳥在於阜三年不蜚不鳴是何鳥也莊王曰三年不蜚蜚將翀天三年不鳴鳴將驚人舉退矣吾知之矣居數月淫益甚大夫蘇從乃入諫王曰若不聞令乎對曰殺身以明君臣之

顧也於是乃罷淫樂聽政所誅者數百人任伍舉蘇從以政國人大悅

靈王狩于州來次于乾谿右尹子革夕王與之語曰昔我先王熊繹與呂伋王孫牟燮父禽父並事康王四國皆有分我獨無有今吾使人於周求鼎以爲分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荆山篳路藍縷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禦王事齊王舅也晉及魯衛王母弟也楚是以無分而

彼皆有令周與四國服事君王將唯命是從豈其愛鼎
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今鄭人貪賴其田
而不我與我若求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周不愛
鼎鄭敢愛田王曰昔諸侯遠我而畏晉今我大城陳蔡
不羮賦皆千乘子與有勞焉諸侯其畏我乎對曰畏君
王哉是四國者專足畏也又加之以楚敢不畏君王哉
王入析父謂子革吾子楚之望也今與王言如響國其
若之何子革曰摩厲以須王出吾刃將斬矣王出左史

倚相趨過王曰是良史也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對曰臣嘗問焉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沒於祇宮臣問其詩而不知也若問遠焉其焉能知之王曰子能乎對曰能其詩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王揖而入饋不食寢不寐數日不能自克以及於難仲尼曰古者有志克巳復禮仁也信是哉楚靈王若能如此

豈其辱於乾谿

昭王欲之荆臺游司馬子綦進諫曰荆臺之游左洞庭之陂右彭蠡之水南望獵山下臨方淮其樂使人遺老而忘死人君遊者盡以忘其國願大王勿往遊焉王曰荆臺乃吾地也有地而游之子何爲絶我游乎怒而擊之於是令尹子西駕安車駟馬徑於殿下曰今日荆臺之遊不可不觀也王登車而拊其背曰荆臺之遊與子共樂之矣步馬十里引轡而止曰臣不敢下車願得有

道大王肯聽之乎王曰弟言之令尹子西曰臣聞之爲人臣而忠其君者爵禄不足以賞也爲人臣而諛其君者刑罰不足以誅也若司馬子綦者忠臣也若臣者諛臣也願大王殺臣之軀罰臣之家而禄司馬子綦王曰若我能止聽公子獨能禁我游耳後世游之無有極時奈何令尹子西曰欲禁後世易耳願大王山陵崩陁爲陵於荆臺未嘗有持鐘鼓管絃之樂而游於父之墓上者也於是王還車卒不游荆臺令罷先置孔子從魯聞

之曰美哉令尹子西諫之於十里之前而權之於百世之後者也

莊辛諫襄王曰君王左州侯右夏侯從新安君與壽陵君同軒淫衍侈靡而忘國政郢其危矣王曰先生老惛歟妄爲楚國妖歟莊辛對曰臣非爲楚妖誠見之也君王卒近此四子者則楚必亡矣辛請留於趙以觀之於是不出十月王果亡巫山江漢鄢郢之地於是王乃使召莊辛至趙辛至王曰嘻先生來邪寡人以不用先生

言至于此爲之柰何莊辛曰君王用辛言則可不用辛言又將甚乎此庶人有稱曰亡羊而固牢未爲遲見兎而呼狗未爲晚湯武以百里王桀紂以天下亡今楚雖小絶長繼短以千里數豈特百里哉且君王獨不見夫青蛉乎六足四翼蜚翔乎天地之間求蚊虻而食之時甘露而飲之自以爲無患與民無爭也不知五尺童子膠絲竿加之乎四仞之上而下爲螻蟻食巳青蛉猶其小者也夫爵俛啄白粒仰棲茂樹鼓其翼奮其身自以

爲無患與民無爭也不知公子王孫左把彈右攝丸定操持審參連故晝遊乎茂樹夕和乎酸醎爵猶其小者也鴻鵠嬉遊乎江漢息留乎大沼俛啄鰋鯉仰奮陵衡脩其六翮而陵清風廌搖高翔一舉千里自以爲無患與民無爭也不知弋者選其引弩脩其防翳加繒繳其頸投乎百仞之上引纖繳揚微波折清風而殞故朝遊乎江河而暮調乎鼎俎鴻鵠猶其小者也蔡侯之事故是也蔡侯南遊乎高陵北徑乎巫山逐麋麕麞鹿彈谿

子隨時烏嬉遊乎高蔡之國溢滿無涯不以國家為事不知子發受令靈王厄以淮水填以巫山庚子之朝纓以朱絲臣而奏之乎靈王也蔡侯之事猶其小也今君王之事遂以左州侯右夏侯從新安君與壽陵君淫衍侈靡康樂遊娛馳騁乎雲夢之中不以天下與國家為事不知穰侯方與秦王謀寘之以黽厄而投之乎黽塞之外而襄王大懼形體悼栗曰謹受令乃封莊辛為成陵君而用計焉

齊景公飲酒而樂釋衣冠自鼓缶謂侍者曰仁人亦樂是夫梁丘子曰仁人耳目亦猶人也奚爲獨不樂此也公曰速駕迎晏子晏子朝服以至公曰寡人甚樂此樂也願與夫子共之請去禮晏子對曰君之言過矣齊國五尺之童子力盡勝嬰而又勝君所以不敢亂者畏禮也上若無禮無以使其下下若無禮無以事其上夫麋鹿唯無禮故父子同麀人之所以貴於禽獸者以有禮也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故禮不可去也公曰寡人

無良左右淫湎寡人以至於此請殺之晏子曰左右何罪君若好禮左右有禮者至無禮者去君若惡禮亦將如之公曰善請革衣冠更受命乃廢酒而更尊朝服而坐觴三行晏子趨出

景公爲臺臺成又欲爲鐘晏子諫曰君不勝欲爲臺今復欲爲鐘是重斂於民民之哀矣夫斂民之哀而以爲樂不祥景公乃止

景公遊於海上而樂之六月不歸令左右曰敢有先言

歸者致死不赦顏燭趨進諫曰君樂治海上而六月不歸彼儻有治國者君且安得樂此海也景公援戟將斫之顏燭趨進撫衣待之曰君奚不斫也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君之賢非此二主也臣之材亦非此二子也君奚不斫以臣參此二人者不亦可乎景公説遂歸中道聞國人謀不内矣

吳王欲從民飲酒伍子胥諫曰不可昔白龍下清泠之淵化爲魚漁者豫且射中其目白龍上訴天帝天帝曰

當是之時若安置而形白龍對曰我下清泠之淵化爲魚天帝曰魚固人之所射也若是豫且何罪夫白龍天帝貴畜也豫且宋國賤臣也白龍不化豫且不射今棄萬乘之位而從布衣之士飲酒臣恐其有豫且之患矣王乃止

魏文侯見箕季其墻壞而不築文侯曰何爲不築對曰不時其墻枉而不端問曰何不端曰固然從者食其園之桃箕季禁之少焉日晏進糲餮之食瓜瓠之羹文侯

出其僕曰君亦無得於箕季矣曩者進食臣竊窺之糲餐之食瓜瓠之羹文侯曰吾何無得於季也吾一見季而得四焉其墻壞不築云待時也教我無奪農時也墻枉而不端對曰固然者是教我無侵封疆也從者食園桃箕季禁之豈愛桃哉是教我下無侵上也食我糲餐者季豈不能具五味哉教我無多斂於百姓以省飲食之養也

梁王魏嬰觴諸侯於范臺酒酣請魯君舉觴魯君興避

席擇言曰昔者帝女令儀狄作酒而美進之禹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絕旨酒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齊桓公夜半不嗛易牙乃煎熬燔炙和調五味而進之桓公食之而飽至旦不覺曰後世必有以味亡其國者晉文公得南之威三日不聽朝遂推南之威而遠之曰後世必有以色亡其國者楚王登强臺而望崩山左江而右湖以臨彷徨其樂忘死遂盟强臺而弗登曰後世必有以高臺陂池亡其國者今主君之尊儀狄之酒也主

君之味易牙之調也左白台而右閭須南威之美也前夾林而後蘭臺强臺之樂也有一於此足以亡其國今主君兼此四者可無戒歟梁王稱善相屬

漢高帝初爲沛公至咸陽秦王子嬰降沛公沛公入秦宮宮室帷帳狗馬重寶婦女以千數意欲留居之樊噲諫沛公出舍沛公不聽張良曰夫秦爲無道故沛公得至此夫爲天下除殘賊宜縞素爲資今始入秦即安其樂此所謂助桀爲虐且忠言逆耳利於行毒藥苦口利

於病顧沛公聽樊噲言沛公乃還軍霸上

文帝從霸陵上欲西馳下峻阪中郎袁盎攬轡上曰將軍怯邪盎言曰臣聞千金之子不垂堂百金之子不騎衡聖主不乘危不徼幸今陛下騁六飛馳不測山有如馬驚車敗陛下縱自輕奈高廟太后何上乃止

武帝時司馬相如從帝至長楊獵是時天子方好自擊熊豕馳逐埜獸相如因上疏諫其辭曰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烏獲捷言慶忌勇期賁育臣之愚竊

以爲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陵阻險射猛獸卒然遇逸材之獸駭不存之地不存不可得安存也犯屬車之清塵輿不及還轅人不暇施巧雖有烏獲逢蒙之技不得用枯木朽株盡爲難矣是胡越起於轂下而羌夷接軫也豈不殆哉雖萬全而無患然本非天子之所宜近也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馳猶時有銜橛之變銜馬勒銜也橛騑馬口長銜也一說車之鉤心也銜橛之變言馬銜或斷鉤心或出則致傾敗以傷人也橛鉅月反況乎涉豐草騁丘虛前有利獸之樂而內無存變之意其爲害

也不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爲安樂出萬有一危之塗以爲娛臣竊爲陛下不取蓋明者遠見於未萌而知者避危於無形既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者也故鄙諺曰家絫千金坐不垂堂此言雖小可以諭大臣願陛下留意幸察上善之

成帝始作期門數爲微行立趙飛燕爲皇后后專寵懷忌皇太子多橫夭譙玄上書諫曰臣聞王者承天繼宗統極保業延祚莫急胤嗣故易有幹蠱之義詩詠衆多

之福今陛下聖嗣未立天下屬望而不惟社稷之計專
念微行之事愛幸用於所惑曲意留於非正竊聞後宮
皇子產而不育臣聞之怛然痛心傷剥竊懷憂國不忘
須臾夫警衛不脩則患生非常忽有醉酒狂夫分爭道
路既無尊嚴之儀豈識上下之別此爲不測起於轂下
而賊亂發於左右也願陛下念天下之至重愛金玉之
身均九女之施存無窮之福天下幸甚
成帝時富平定陵侯張放淳于長等愛幸入侍禁中設

宴飲之會皆引滿舉白談笑大噱時乘輿幄坐張畫屏風畫紂醉踞妲己作長夜之樂上以班伯新起視事數日禮之因顧指畫而問伯紂爲無道至於是乎伯對曰書云廼用婦人之言何有踞肆於朝所謂衆惡歸之不如是之甚者也上曰茍不若此此圖何戒伯曰沈湎于酒微子所以告去也式號式謼大雅所以流連也詩書淫亂之戒其原皆在於酒上廼喟然歎曰吾久不見班生今日復聞讜言放等不懌稍自引起更衣因罷出

東漢光武嘗出獵車駕夜還上東門候郅惲拒關不開帝令從者見面於門閒惲曰火明遼遠遂不受詔帝乃迴從東中門入明日惲上書諫曰昔文王不敢槃于游田以萬民爲憂而陛下遠獵山林夜以繼晝其如社稷宗廟何暴虎馮河未至之戒誠小臣所竊憂也書奏賜布百匹貶東中門候爲參封尉

安帝永寧元年西南夷撣國王獻樂及幻人能吐火自支解易牛馬頭明年元會作之於庭帝與羣臣共觀大

奇之諫議大夫陳禪獨離席舉手大言曰昔齊魯爲夾谷之會齊作侏儒之樂仲尼誅之又曰放鄭聲遠佞人帝王之庭不宜設外國之技尚書陳忠劾奏禪曰古者合歡之樂舞於堂四夷之樂陳於門故詩云以雅以南韎任朱離今撣國越流沙踰縣度萬里貢獻非鄭衛之聲佞人之比而禪廷訕朝政請劾禪下獄有詔勿收左轉爲玄菟候城障尉詔敢不之官上妻子從者名禪既行朝廷多訟之

桓帝延熹八年賢良方正劉瑜上書曰臣瑜自念東國
鄙陋得以豐沛枝肖被蒙復除不給卒伍故太尉楊秉
知臣竊闚典籍猥見顯舉誠冀臣愚直有補萬一而秉
忠謨不遂命先朝露臣在下土聽聞歌謠驕臣虐政之
事遠近呼嗟之音竊爲辛楚泣血漣如幸得引錄備荅
聖問泄寫至情不敢庸回誠願陛下且以須臾之慮覽
今往之事人何爲咨嗟天曷爲動變蓋諸侯之位上法
四七垂文炳燿關世盛衰者也今中官邪孽比肩裂土

皆兢兢脩嗣繼體傳爵或乞子踈屬或買兒市道殆乖
開國承家之議古者天子一娶九女娣姪有序河圖授
嗣正在九房今女嬖令色充積閨帷皆當盛其玩飾冗
食空宫勞散精神生長六疾此國之費也生之傷也且
天地之性隂陽正紀隔絶其道則水旱爲并詩云五日
爲期六日不詹怨曠作歌仲尼所録況從幼至長幽藏
殁身又常侍黄門亦廣妻娶怨毒之氣結成妖眚行路
之言官發略人女娶而復置轉相驚惧孰不悉然無縁

空生此謗鄒衍匹夫杞氏匹婦尚有城崩霜隕之異況乃羣輩咨怨能無感乎昔秦作阿房國多刑人今第舍增多窮極奇巧掘山攻石不避時令促以嚴刑威以正法民無罪而覆入之民有田而覆奪之州郡官府各自考事姦情賕賂皆爲吏餌民愁鬱結起入賊黨官輒興兵誅討其罪貧困之民或有賣其首級以要酬賞父兄相代殘身妻帑相見分裂窮之如彼伐之如此豈不痛哉又陛下以北辰之尊神器之寶而微行近習之家私

幸官者之舍賓客市買熏灼道路因此暴縱無所不容令三公在位皆博達道藝而各正諸已莫或匡益者非不智也畏死罰也惟陛下設置七臣以廣諫道及開東序金縢史官之書從堯舜禹湯文武致興之道遠佞邪之人放鄭衛之聲則政致和平德感祥風矣

帝嘗校獵廣成遂至上林苑光禄勲陳蕃上䟽諫曰安平之時遊畋宜有節況今有三空之戹哉田野空朝廷空倉庫空加之兵戎未戢四方離散是陛下焦心毀顏

坐以待旦之時也豈宜揚旗耀武騁心輿馬之觀乎又前秋多雨民始種麥今失其勸種之時而令給驅禽除路之役非聖賢恤民之意也書奏不省

靈帝好微行遊幸外苑司徒楊賜上疏曰臣聞天生蒸民不能自理故立君長使司牧之是以唐虞兢兢業業周文日昃不暇明慎庶官俊乂在職三載考績以觀厥成而今所序用無他才德有形埶者旬日累遷守真之徒歷載不轉勞逸無別善惡同流北山之詩所爲訓作

又聞數微行出幸苑囿觀鷹犬之埶極槃遊之荒政事日墮大化陵遲陛下不顧二祖之勤止追慕五宗之美蹤而欲以望太平是猶曲表而欲直景卻行而求及前人也宜絶慢慠之戲念官人之重割用板之恩慎貫魚之次無令醜女有四殆之歎遐邇有忿怨之聲臣受恩偏特忝任師傅不敢自同凡臣括囊避咎謹自手書密

上

蜀後主時譙周上䟽曰昔王莽之敗豪傑並起跨州據

郡欲弄神器於是賢才智士思望所歸未必以其勢之廣狹惟其德之薄厚也是故於時更始公孫述及諸有大衆者多已廣大然莫不快情恣欲怠於爲善游獵飲食不恤民物世祖初入河北馮異等勸之曰當行人所不能爲遂務理寃獄節儉飲食動遵法度故北州歌歎聲布四遠於是鄧禹自南陽追之吳漢寇恂未識世祖遥聞德行遂以權計舉漁陽上谷突騎迎于廣阿其餘望風慕德者邳彤耿純劉植之徒至于輿病齎棺襁負

而至者不可勝數故能以弱爲强屠王郎吞銅馬折赤眉而成帝業也及在洛陽嘗欲小出車駕已御銚期諫曰天下未寧臣誠不願陛下細行數出即時還車及征隗囂潁川盜起世祖還洛陽但遣寇恂往恂曰潁川以陛下遠征故奸猾起叛未知陛下還恐不時降陛下自臨潁川賊必即降遂至潁川竟如恂言故非急務欲小出不敢至於急務欲自安不爲故帝者之欲善也如此故傳曰百姓不徒附誠以德先之也今漢遭厄運天下

三分雄哲之士思望之時也陛下天姿至孝喪踰三年言及隕涕雖曾閔不過也敬賢任才使之盡力有踰成康故國內和一大小戮力臣所不能陳然臣不勝大願願復廣人所不能者夫輓大重者其用力苦不衆拔大艱者其善術若不廣且承事宗廟者非徒求福祐所以率民尊上也至於四時之祀或有不臨池苑之觀或有仍出臣之愚滯私不自安夫憂責在身者不暇盡樂先帝之志堂構未成誠非盡樂之時願省減樂官後宮所

增造但奉脩先帝所施下爲子孫節儉之教

魏文帝爲太子時耽樂田獵晨出夜還任城棧潛督守鄴城諫曰王公設險以固其國都城禁衛用戒不虞大雅云宗子維城無俾城壞又曰猶之未遠是用大諫若逸于游田晨出昏歸以一日從禽之娱而忘無垠之釁愚竊惑之太子不悦然自後游出差簡

文帝時蘇則爲侍中帝獵槎桎拔失鹿大怒踞牀拔刀悉收督吏將斬之則稽首曰臣聞古之聖王不以禽獸

害人今陛下方隆唐堯之化而以獵戲多殺羣吏愚臣以爲不可敢以死請帝曰卿直臣也遂皆赦之

文帝問侍中蘇則曰前破酒泉張掖西域通使燉煌獻徑寸大珠可復求市益得否則對曰若陛下化洽中國德流沙漠即不求自至求而得之不足貴也帝默然

文帝頗出遊獵御史大夫王朗上疏曰夫帝王之居外則飾周衛内則重禁門將行則設兵而後出幄稱警而後踐墀張弧而後登輿清道而後奉引遮列而後轉轂

靜室而後息駕皆所以顯至尊務戒慎垂法教也近日車駕出臨捕虎日昃而行及昏而反違警蹕之常法非萬乘之至慎也帝報曰覽表雖魏絳稱虞箴以諷晉悼相如陳猛獸以戒漢武未足以喻方今二寇未殄將帥遠征故時入原野以習戎備至於夜還之戒已詔有司施行

文帝出獵騶馬都尉兼侍中鮑勛上疏曰臣聞五帝三王靡不明本立教以孝治天下陛下仁聖惻隱有同古

烈臣蓋當繼蹤前代令萬世可則也如何在諒闇之中
脩馳騁之事乎臣冒死以聞唯陛下察焉帝手毀其表
而競行獵中道頓息問侍臣曰獵之爲樂何如八音也
侍中劉曄對曰獵勝於樂勛抗辭曰夫樂上通神明下
和人理隆治致化萬邦咸乂故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況
獵暴華蓋於原野傷生育之至理櫛風沐雨不以時隙
哉昔魯隱觀漁於棠春秋譏之雖陛下以爲務愚臣所
不願也

明帝時大興殿舍百姓勞役廣采衆女充盈後宮後宮皇子連夭繼嗣未育廷尉高柔上疏曰邊人狡猾潛自講肄謀動干戈未圖束手宜畜養將士繕治甲兵以逸待之而頃興造殿舍上下勞擾若使吳蜀知人虛實通謀并勢復俱送死甚不易也昔漢文惜十家之資不營小臺之娛去病慮匈奴之害不遑治第之事況今所損者非惟百金之費所憂者非徒北狄之患乎可粗成見所營立以充朝宴之儀訖罷作者使得就農二方平定

復可徐興昔軒轅以二十五子傳祚彌遠周室以姬國四十歷年滋多陛下聰達窮理盡性而頃皇子連多夭逝熊羆之祥又未感應羣下之心莫不悒戚周禮天子后妃以下百二十人嬪嬙之儀既以盛矣竊聞後庭之數或復過之聖嗣不昌殆恐由此臣愚以爲可妙簡淑媛以備内官之數其餘盡遣還家且以育精養神專靜爲寶如此則螽斯之徵可庶而致矣帝報曰知卿忠允乃心王室輙克昌言他復以聞

時光祿勳高堂隆上疏曰三代之有天下歷數百載尺土一民莫非其有然癸辛從欲皇天震怒宗國為墟紂梟白旗桀放鳴條天子之尊湯武有之豈伊異人皆明王之胄也黄初之際天兆其戒異類之鳥育長燕巢此大異也宜防鷹揚之臣於蕭墻之内可選諸王使典兵泰時鎮撫皇畿翼亮帝室夫皇天無親唯德是輔民詠德政則延期過歷下有怨嘆則輟祿授能由此觀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非獨陛下之天下也帝手詔慰勞之

吳大帝爲車騎將軍時每田獵常乘馬射虎虎嘗突前攀持馬鞍長史張昭變色而前曰將軍何有當爾夫爲人君者謂能駕御英雄驅使羣賢豈謂馳逐於原野校勇於猛獸者乎如有一旦之患奈天下笑何

帝又於武昌臨釣臺飲酒大醉使人以水灑羣臣曰今日酣飲惟醉墮臺中乃當止耳綏遠將軍張昭正色不言出外車中坐帝遣人呼昭還謂曰爲共作樂耳公何爲怒乎昭對曰昔紂爲糟丘酒池長夜之飲當時亦以

為樂不以為惡也帝默然有慙色遂罷酒

晉武帝太康末頗親宴樂又多疾病屬小瘳侍中華嶠與侍臣表賀因微諫曰伏惟聖體漸就平和上下同慶不覺抃舞臣等愚戇竊有微懷以為收功於所忽事乃無悔慮福於垂成祚乃日新唯願陛下深垂聖明遠思所忽之悔以成日新之福沖靜和氣嗇養精神頤身於清簡之宇留心於虛曠之域無厭世俗常戒以忽羣下之言則豐慶日延天下幸甚

宋明帝畋游無度嘗出夜還敕開門侍中謝莊居守以棨信或虛執不奉旨須墨敕乃開帝曰卿欲效君章邪對曰臣聞王者祭祀畋遊出入有節今陛下晨往宵歸臣恐不逞之徒妄生矯詐是以伏須神筆乃開門耳

漢主劉聰游獵無度嘗晨出暮歸觀漁於汾水以燭繼晝中軍王彰諫曰今大難未夷餘晉假息陛下不懼白龍魚服之禍而昏夜忘歸陛下當思先帝創業之艱難嗣承之不易鴻業已爾四海屬情何可墜之於垂成隳

之於將就比竊觀陛下所為臣實痛心疾首有日矣且愚人係漢之心未專而思晉之懷猶盛劉琨去此咫尺之閒狂狷刺客息頃而至帝王輕出一夫敵耳願陛下改往脩來則億兆幸甚

齊武帝永明末上將射雉竟陵王子良諫曰忽聞外議伏承當更射雉臣下情震越心懷憂悚猶謂疑妄事不必然伏度陛下以信心明照故所以傾金寶於禪靈仁愛廣洽得使禽魚養命於江澤豈惟國慶民懽乃以翔

翔治樂夫衛生保命人獸不殊重軀愛體彼我無異故
禮云聞其聲不食其肉見其生不忍其死且萬乘之尊
降同匹夫之樂夭殺無辜傷仁害福之本菩薩不殺壽
命得長施物安樂自無恐怖不惱衆生身無患若臣見
功德有此果報所以日夜劬勤厲身奉法實願聖躬康
御若此每至寢夢脫有異見不覺身心立就燋爛陛下
常日捨財脩福臣私心顒顒尚恨其少豈可今日見此
事一損福業追悔便難臣此啓聞私心實切若是大事

不可易改亦願陛下照臣此誠曲垂三思况此嬉遊之間非關當否而動輙傷生實可深慎臣聞子孝奉君臣忠事主莫不靈祇通感徵祥謐登臣近叚仰啓賜希受戒天心洞逺誠未達勝善之途而聖恩遲疑尚未垂履曲降尊極豈可今日復隨此事臣不隱心即實上啓
後魏文帝時中書監高允上酒訓曰臣被勅論集往世酒之敗德以爲酒訓臣以朽邁人倫所棄而殊恩過隆録臣於將殁之年勗臣於已墜之地奉命驚惶喜懼兼

甚不知何事可以上答伏惟陛下以叡哲之姿撫臨萬
國太皇太后以聖德之廣濟育群生普天之下罔不稱
賴然日昃憂勤虛求不已思監往事以爲警戒此之至
誠悟通百靈而況於百官士民不勝踴躍謹竭其所見
作酒訓一篇但臣愚短加以荒廢辭義鄙拙不足觀採
伏願聖慈體臣悾悾之情恕臣狂瞽之意其詞曰自古
聖王其爲饗也玄酒在堂而醑酒在下所以崇本重原
降於滋味雖汎爵旅行不及於亂故能禮章而敬不虧

事畢而儀不忒非由斯致是失其道將何以範時軌物垂之於世歷觀往代成敗之效吉凶由人不在數也商辛躭酒殷道以之亡公旦陳誥周德以之昌子反昏酣而致斃穆生不飲而身光或長世而爲戒或百代而流芳酒之爲狀變惑情性雖曰哲人孰能自競在官者怠於政也爲下者慢於令也聰達之士荒於聽也柔順之倫興於爭也久而不悛致於病也豈止於病乃損其命諺亦有云其益如毫其損如刀言所益者止於一味之

益不亦寡乎言所損者夭年亂志夭亂之損不亦夥乎無以酒荒而陷其身無以酒狂而喪其倫迷邦失道流浪漂津不師不遵反將何因詩不言乎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朋友之義也作官以箴之申謨以禁之君臣之道也其言也善則三復而佩之言之不善則哀矜而貸之此實先王納規之意往者有晉士多失度肆散誕以爲不羈縱長酣以爲高達諷酒之頌以相眩曜稱堯舜有千鍾百觚之飲著非法之言引大聖爲譬以則天之明

豈其然乎且子思有云夫子之飲不能一升以此推之千鍾百觚皆爲妄也今大魏應圖重明御世化之所曁無思不服仁風敦洽於四海太皇太后以至德之隆誨而不倦憂勤備於皇情誥訓行於無外故能道協兩儀功同覆載仁恩下逮罔有不遵普天率土靡不蒙賴在朝之士有志之人宜克己從善履正存貞節酒以爲度順德以爲經悟昏飲之美疢審敬慎之彌榮遵孝道以致養顯父母而揚名蹈閔曾之前軌遺仁風於後生仰

以答所授俯以保其成可不勉歟可不勉歟
明帝時張普惠以帝好游騁苑囿不親視朝過崇佛法郊廟之事多委有司上疏切諫曰陛下殖不思之冥業損巨費於生民近供無事之僧遠邀未然之報未若收萬國之歡心以事其親使天下和平災害不生也伏願淑慎威儀爲萬邦式躬致郊廟之虔親臨朔望之禮釋奠成均竭心千畒撤僧寺不急之華還百官久折之秩則節用愛人四海俱賴矣

唐高祖初即位萬年縣法曹孫伏伽上表曰隋以惡聞其過亡天下故陛下得之然陛下徒知得之之易而未知隋失之之不難也謂宜易其覆轍務盡下情凡人君言動不可不慎陛下今日即位而明日有獻鷂雛者此乃少年之事豈聖主所須哉又百戲散樂亡國淫聲近太常於民間借婦女裙襦以充妓衣擬五月五日𤣥武門遊戲此亦非所以為子孫法也夫善惡之習漸染易移太子諸王參僚左右宜謹擇其人有門風不睦素無

行義專好奢靡以聲色游獵爲事者皆不可近自古骨肉乖離以至敗亡未有不因左右離間而然也高祖大悅下詔褒稱擢爲治書侍御史賜帛三百匹仍頒示遠近

太宗即位數出馳射大理少卿孫伏伽諫曰臣聞天子之居禁衛九重出也警入也蹕非直尊其居處爲社稷生人計也比聞陛下走馬射帖娛悅羣臣殆非所以導養聖躬垂憲後代此直少年諸王務耳安得既爲天子

原書卷次訛誤

尚行之乎竊為陛下不取帝悦曰卿能言朕失朕能改之天下庶有瘳乎

太宗好田獵秘書監虞世南上䟽諌曰臣聞秋獮冬狩蓋惟恒典射隼從禽備乎前誥伏惟陛下因聽覽之餘辰順天道以殺伐將欲摧斑碎掌親御皮軒窮猛獸之窟穴盡逸材之林藪夷凶剪暴以衛黎元收革擢羽用充軍器舉旗效獲式遵前古然黄屋之尊金輿之貴八方之所仰德萬國之所係心清道而行猶戒銜橜斯蓋

愼防微爲社稷也是以馬卿直諫於前張昭變色於後
臣誠細微敢忘斯義且天弧星罼所殪已多頒禽賜獲
皇恩亦溥伏願時息獵車且韜長戟不拒芻蕘之請降
納畎澮之流袒裼徒搏任之羣下貽範百王永光萬代
太宗深嘉其言
太宗時諫議大夫蘇世長從獵涇陽大獲帝入旌門詫
左右曰今日畋樂乎世長曰陛下廢萬機事游獵不滿
十旬未爲樂也帝色變旣而笑曰狂態發邪曰爲臣計

則狂為陛下計忠矣時武功鄠新經突厥寇掠鄉聚凋虛帝將遂獵武功世長諫曰突厥向盜劫人陛下救䘏之言未出口又獵其地殆恐百姓不堪所求帝不聽

時民部尚書唐儉從獵洛陽苑羣豕突出于林帝射四發輒殪四豕一豕躍及鐙儉投馬搏之帝拔劒斷豕顧笑曰天策長史不見上將擊賊邪何懼之甚對曰漢祖以馬上得之不以馬上治之陛下神武定四方豈復快心于一獸帝為罷獵

太宗嘗逐兔於後苑將軍執失思力諫曰天命陛下為華夷父母奈何自輕上又將逐鹿思力脫巾解帶跪而固諫上為之止

太宗嘗遣使至涼州都督李大亮有佳鷹使者諷使獻之大亮密表曰陛下久絶畋獵而使者求鷹若陛下之意深乖昔旨如其自擅便是使非其人太宗下書曰以卿兼資文武志懷貞確故委藩牧當茲重寄比在州鎮聲績遠彰念此忠勤無忘寤寐使遣獻鷹遂不曲順論

令引古遠獻直言披露腹心非常懇到覽用嘉歎不能已已有臣若此朕復何憂宜守此誠始終若一詩云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古人稱一言之重侔於千金卿之此言深足貴矣今賜卿金壺瓶金碗各一枚雖無千鎰之重是朕自用之物卿立志方直竭節至公處職當官每副所委方大任使以申重寄公事之閒宜觀典籍賜卿荀悅漢紀一部此書叙致簡要論議深博極爲政之體盡君臣之義今以賜卿宜加尋閲

大宗遣使西域立葉護可汗又別使賫金帛歷諸國市馬魏徵諫曰今發國使以立可汗爲名可汗未定即緣諸國市馬彼必以爲意在市馬不爲專立可汗得立則不甚懷恩不得立則以爲深怨諸蕃聞之必不重中國馬市旣不可得縱得馬亦還路無從但使彼安寧則諸國之馬不求自至矣昔漢文帝有獻千里馬者曰吾吉行日三十凶行日五十鑾輿在前屬車在後吾獨乘千里馬將以安之乎乃償其道路之費而反之漢光武有

獻千里馬及寶劒者馬以駕鼓車劒以賜騎士陛下凡所施爲皆邈擬三王之上奈何至於此事欲爲二帝之下乎魏文帝欲求市西域大珠蘇則曰若陛下惠及四海則珠不求自至求得之不足貴也陛下如不能慕漢文之高行不畏蘇則之言乎太宗納其言欣然而止

高昌平太宗欲以爲州縣徵諫曰陛下初臨天下高昌主先來朝謁自後屢有稱其遏絶貢獻不禮大國遂使王誅再加若罪止文泰斯亦可矣未若因而撫之而立

其子所謂伐罪吊人威德被於遐外爲國之善者也今
若利其土壤以爲州縣常須千餘兵鎮守數年一易每
往交替死者十有三四遣辦衣資離别親戚十年之後
隴右空虚陛下終不得髙昌撮穀尺布以助中國所謂
散有用而事無用臣未見其可太宗不從
時虢州統軍裴師利奏諸山大有銀鑛採之極有利益
勑殿中少監趙元楷令諸國府衛士及百姓採之頗爲
勞擾徵進諫曰昔堯舜置璧於山投珠於谷所以崇名

顯號見稱千祀陛下巍巍盛德思與堯舜比隆戡定大功遠踰湯武之烈所急在於仁義且勞役衛士與下爭利人不見德將何取焉太宗深納之即令停廢

時益州及北門造綾錦金銀等作徵諫曰金銀珠玉妨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工者也一夫不耕天下有受其饑一女不織天下有受其寒古人或投之深泉或焚之通衢而陛下好之愚臣不勝其耻

時新羅國獻美女徵諫曰臣昨在內略聞新羅國重更

進女未委逗留計蕃夷獻女誠不足怪但今日受納實
非其時道路傳聞必生横議若微虧聖德悔不可追且
願詳擇事宜以禮告示申其使人誠款必不得已然後
遂其所欲則遠夷悅服人無謗言太宗喜形於色而遣
之

太宗問魏徵曰觀近古帝王有傳位十代者有一代兩
代者亦有身得身失者朕所以常懷憂懼或恐撫養生
民不得其所或恐心生驕逸喜怒過度然不能自知卿

可爲朕言之當以爲楷則徵對曰嗜欲喜怒之情賢愚皆同賢者能節之不使過度愚者縱之多至失所陛下聖德玄遠居安思危伏願陛下常能自制以保克終之美則萬代永賴

太宗謂侍臣曰朕聞西人愛珠若得好珠劈身藏之侍臣咸曰貪財損巳實爲可笑太宗曰勿唯笑彼今官人貪財不顧性命身死之後子孫被辱何異西人之愛珠耶帝王亦然恣情放逸勞役無度信任羣小踈遠忠正

有一於此豈不滅亡隋煬帝奢侈自賢身死匹夫亦爲可笑徵對曰臣聞魯哀公謂孔子曰有人好忘者移宅乃忘其妻孔子曰又有好忘者甚於此丘見桀紂之君乃忘其身太宗曰朕與公等旣知笑人今共相匡輔庶免人笑

太宗謂侍臣曰漢代常以八月選洛陽中子女姿色端麗者載還後宮此不可爲法然即日宮内甚多配役之口使其誕乳諸王是非所宜據此論選補宮列理宜依

禮徵對曰人多惑嬖色乃致敗亂周幽惑褒姒晉獻惑驪姬䏲於寵欲廢嫡立庶幽王因此身死遂喪西周獻公身雖獲没禍延數代嬪御之間所宜深慎上又謂侍臣曰人有明珠莫不貴重若以彈雀豈非可惜況人之性命甚於明珠見金銀錢帛不懼刑網往即受納乃是不惜性命明珠是身外之物尚不可彈雀何況性命之重乃以博財物耶羣臣若能備盡忠直有益國利民則官爵立至若不能以此道求榮遂妄受錢物贓賄既露

其身亦損實爲可笑帝王亦然恣情放逸勞役無度信任羣小疎遠忠正有一於此豈不滅亡隋煬帝奢侈自賢身死匹夫之手亦爲可笑上又謂侍臣曰朕甞謂貪人不解愛財也至如內外官五品已上祿秩優厚一年所得其數自多若受人財賄不過數萬一朝彰露祿秩削奪此豈是解愛財物是小得而大失者也昔公儀休性嗜魚而不受人魚其魚長存且主貪必喪其國爲臣貪必忘其身詩云大風有隧貪人敗類固非謬言也昔

秦惠王欲伐蜀不知其逕乃刻五石牛置金其後蜀人見之以爲牛能便金蜀王使五丁力士挽牛入蜀道成秦師隨而伐之蜀國遂亡漢大司農田延年贓賄三千萬事覺自死如此之流何可勝記朕今以蜀王爲元龜卿等亦須以延年爲覆轍也

太宗與黄門侍郎王珪宴語時有美人侍側本廬江王瑗之姬也瑗敗籍没入宫太宗指珪曰廬江不道賊殺其夫而納其室暴虐之甚何有不亡者乎珪避席曰陛

下以廬江取之爲是耶爲非耶太宗曰安有殺人而取其妻卿乃問朕是非何也珪對曰臣聞於管子曰齊桓公之郭國問其父老曰郭何故亡父老曰以其善善而惡惡也桓公曰如子之言乃賢君也何至於亡父老曰不然郭君善善而不能用惡惡而不能去所以亡也今此婦人尚在左右臣竊以聖心爲是也陛下若以爲非所謂知惡而不去也太宗大恱稱爲至言遽令美人還其親族

太宗謂侍臣曰朕有二喜一懼比年豐稔斗粟三錢一喜也北虜久服邊鄙無虞二喜也治安則驕侈易生驕侈則危亡立至此一懼也房玄齡奏閱武庫甲兵遠勝隋世上曰甲兵武備誠不可闕然煬帝甲兵豈不足邪卒亡天下若公等盡力使百姓乂安此乃朕之甲兵也上又謂侍臣曰往昔初平京師宫中美女珍玩無院不滿煬帝意猶不足徵求無已兼東西征討窮兵黷武百姓不堪遂致亡滅此皆朕所目見故夙夜孜孜唯欲清

淨使天下無事遂得徭役不興年穀豐稔百姓安樂夫治國猶如栽樹本根不搖則枝葉茂盛君能清淨百姓何得不安樂乎太宗又謂侍臣曰人主惟有一心而攻之者甚衆或以勇力或以辯口或以諂諛或以姦邪或以嗜慾輻輳攻之各求自售以取寵禄人主少懈而受其一則危亡隨之此其所以難也又謂公卿曰朕終日孜孜非但憂憐百姓亦欲使卿等長守富貴天非不高地非不厚朕嘗兢兢業業以畏天地卿等若能小心奉

法常如朕畏天地非但百姓安寧自身常得驩樂古人云賢者多財損其志愚者多財生其過此言可以爲深誡若徇私貪濁非止壞公法損百姓縱事未發聞中心豈不恒恐懼恐懼既多亦有因而致死大丈夫豈得茍貪財物以害身命使子孫每懷愧耻耶卿等宜深思此言又謂侍臣曰古人云鳥棲於林猶恐其不高復巢於木杪魚藏於泉猶恐其不深復屈穴於泥下然爲人所獲者皆由貪餌故也今大臣受委任居髙位食厚禄皆

須履忠信蹈公清則無咎悔長守富貴矣陷其刑者祇爲貪冒財利與魚鳥何異哉卿等宜記此語用爲鑒戒工部尚書段綸奏進巧人楊思齊至上令試綸遣進傀儡戲具上語綸曰所造巧匠將供國事卿令先造此物是豈百工相戒無作奇巧之意邪乃詔削綸階級並斷此戲高麗王高藏及莫離蓋蘇文遣使獻二美女太宗謂其使曰朕憫此女離其父母兄弟於本國若愛其色而傷其心我不取也並却還之本國

諫議大夫谷那律甞從出獵在途遇雨太宗因問曰油衣若爲得不漏對曰能以瓦爲之必不漏矣意欲太宗弗數遊畋也太宗嘉納之賜帛五十段加以金帶爲之罷獵

太宗廵幸東都時高宗爲皇太子監國上手敕中書令兼左庶子薛元超曰朕留卿若失一臂顧太子未習庶務關中事卿悉專之時以太子射獵詔元超得入禁籞太子稍怠政事元超諫曰内苑之地繚叢薄冒翳薈絕

磴險塗殿下截輕禽逐狡免銜橛之變詎無可虞又户奴多反逆餘族或邊陲遺醜使兇謀竊發將何以禦哉夫爲人子者不登高不臨深謂其近危辱也天皇所賜書戒丁寧惟殿下罷馳射之勞留神墳典豈不美歟帝知之遣使厚賜慰其意

睿宗先天二年正月望夜伶人婆陁請然百千燈因弛門禁又追賜元年酺帝御延喜安福門縱觀晝夜不息閱月未止右拾遺嚴挺之上疏諫以爲酺者因人所利

合醵為歡也不使靡敝今暴衣冠羅伎樂雜鄭衛之音縱倡優之玩不深戒慎使有司跛倚下人罷劇府縣里閭課賦苛嚴呼嗟道路貿壞家產以營百戲擾方春之業欲同其樂而反遺之患乃陳五不可誠意忠到帝納焉

玄宗初即位以開元元年二月然燈大酺合樂從上皇御門樓臨觀以夜繼晝凡月餘晉陵尉楊相如上疏曰隋氏以縱欲而亡太宗以抑欲而昌人主不可不慎擇

也夫人主莫不好忠正而惡佞邪然忠正者常疎佞邪者常親以至於覆國亡身而不悟何哉忠正者多忤意佞邪者多順㫖積忤生憎積順生愛此親疎之所以分也誠能愛其忤以收忠賢惡其順以去佞邪則太宗之業將何遠哉夫法貴簡而能禁罰貴輕而必行小過不察則無煩苛大罪不漏則止姦逆使簡而難犯寛而能制則善矣上覽而善之

開元中市舶使右威衛中郎將周慶立造奇器以進殿

中侍御史栁澤上書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知見可欲而心必亂矣慶立雕製詭物造作竒器用浮巧為珍玩以譎怪為異寶乃治國之巨蠧明王所宜嚴罰者也昔露臺無費明君不忍象箸非大忠臣憤歎慶立求媚聖意揺蕩上心陛下信而使之乎是宣淫於天下慶立矯而為之乎是禁典之所無赦陛下即位固宜昭宣菲薄廣示節儉豈可以怪好示四方哉書奏玄宗稱善

玄宗遣中人捕䳳鶄溪鸂南方剌史倪若水上言農方

田婦方蠶以此時捕奇禽怪羽爲園籞之玩自江嶺而南達京師水舟陸齎所飼魚蟲稻梁道路之言不以賤人貴鳥望陛下邪帝手詔褒答悉放所玩謫使人過取罪而賜若水帛四十段

時又遣使齎繒錦至石國市犬馬黄門侍郎張廷珪曰犬馬非土性弗畜珍禽異獸不育于國不宜勞遠人致異物顧省無益之故救必然之急天下之幸

初武后末年爲潑寒之戲中宗嘗乘樓縱觀開元中因

四夷來朝復爲之中書令張説上疏曰韓宣適魯見周禮而歎孔子會齊數倡優之罪列國如此況天朝乎今四夷請和使者入謁當接以禮樂示以兵威雖曰戎夷不可輕也焉知無駒支之辯由余之賢哉且乞潑寒戲未聞典故裸體跳足汨泥揮水盛德何觀焉恐非干羽柔遠樽爼折衝之道上納之自是遂絶

歴代名臣奏議卷一百九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歷代名臣奏議卷一百九十四

五

詳校官編修臣周瓊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謄錄監生臣許第

歷代名臣奏議卷一百九十四

明 楊士奇等 撰

戒佚欲

唐德宗時翰林學士陸贄上奏曰右德亮承旨并録先所散失内人名字令臣撰詔書以賜渾瑊遣於奉天尋訪以得爲限仍量與資裝速送赴行在者頃以理道乖錯禍亂洊鍾陛下思咎懼災裕人罪已屢降大號誓將

更新天下之人垂涕相賀懲忿釋怨煦仁戴明畢力同心共平多難止土崩於絶岸收板蕩於横流殄寇清都不失舊物實由陛下至誠動於天地深悔感於神人故得百靈降康兆庶歸德苟不如此自古嘗有擲棄宮闕失守宗祧繼逆於赴難之師再遷於蒙塵之日不踰半歲而復興大業者乎今渠魁始平法駕將返近自郊甸遠周寰瀛百役疲瘵之甿重傷殘癈之卒皆忍死扶病傾耳竦肩想聞德聲翹望聖澤陛下固當感上天悔禍

之眷荷列祖垂裕之休念將士鋒刃之殃愍黎元塗炭之酷以致寇為戒以居上為危以務理為憂以復言為急損之又損尚懼汰侈之易滋艱之惟艱猶患戒慎之難久謀始盡善克終已稀始而不謀終則何有夫以内人為號蓋是中壺末流天子之尊富有宫掖如此等輩固繁有徒但恐傷多豈憂乏使翦除元惡曾未浹辰奔賀往來道路如織何必自虧君德首訪婦人又令資裝速赴行在萬目闚視衆口流傳恐非所以答慶賴之心

副惟新之望也夫事有先後義有重輕重者宜務之於先輕者宜措之於後故武王克殷有未及下車而爲之者有下車而爲之者蓋美其不失先後之宜也自翠華播越萬姓靡依清廟震驚三時乏祀當今所務莫大於斯誠宜速遣大臣馳傳先往迎復神主脩整郊壇展禋享之儀申告謝之意然後吊恤死義慰犒有功綏輯黎烝優問耆耋安定反側寬宥脅從宣暢鬱堙襃奬忠直官失職之士復廢業之人是皆宜先不可後也至如崇

飾服器繕緝殿臺備耳目之娛選巾櫛之侍是皆宜後不可先也宜後而先則爲君之道喪宜先而後則理國之義差古之興王必慎於此陛下將務興復又安可不慎乎且散失内人已經累月既當離亂之際必爲將卒所私其人若稍有知不求當自陳獻其人若甚無識求之適使憂虞自因寇亂喪亡頗有大於此者一聞搜索懷懼必多餘孽尚繁羣情未一因而善撫猶恐危疑若又懼之於何不有昔人所以掩絶纓而飲盜馬者豈必

忘其情愛蓋知爲君之體然也以小妨大明者不爲天下固多美人何必獨在於此易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亂者有其理者也故君子安不忘危理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春秋傳曰或多難以固其國或無難以喪其邦誠以處危則思安之情切遭亂則求理之志深切於思安深於求理國之固也不亦宜乎及夫居安而驕恃理而怠驕則縱肆其奢欲怠則厭惡於忠言奢欲日行忠言日梗國之喪也不亦宜乎昔衛獻出奔久而

復國大夫迎於境者執其手而與之言迎於門者頷之而已言其驕怠之易生也齊桓將圖霸功管仲戒之以無忘在莒懼其情志之易變也今臣亦願陛下企思危固國如不及懲忘亂喪國如探湯以在莒爲書紳之規以衰衛爲覆車之鑒則德爲帝範理致時雍與夫貪逸欲而踐禍機其利害亦云遠矣所令撰賜渾瑊詔未敢承旨伏惟聖裁

憲宗元和七年延英奏對畢因問及國朝故事上甚悅

宰臣李吉甫希意奏言陛下威德布洽華夷瞻戴時巳太平可事歡樂上大笑李絳奏曰昔太宗之理天下也房玄齡杜如晦輔相聖德有魏徵王珪規諫闕失有温彥博戴胄以彌縫政事有李靖李勣訓整戎旅故四遠畏服寰宇大安天下之人仰戴聖德猶孜孜而求理開導直言旰食宵衣不敢滿溢豈復當時務於自逸乎陛下視今日事何如漢文時上曰安敢望漢文哉絳曰文帝漢之明主恭儉節用身衣皂綈清淨爲理刑措不用

遠人賓服致干戈偃戢而賈誼上言猶以當時如措火積薪之下火未燃而以爲安其憂危如此今中夏河南北中蔡有五十餘州法令所不及德澤所未加兼西戎侵盜近以涇隴靈寧等州爲界去京城遠者不過千里近者數百里烽燧相接邊界屢驚此方是陛下燋心涸慮廢寢忘餐之時豈可高枕而卧也加以頃年水旱廩藏尚虛陛下憂勞頻軫聖念誠是延訪智略之士拔賢良之臣精求濟時之規光大中興之業又安可事於

歡樂而自縱哉伏惟陛下誠之上欣然曰誠如卿言朕所以一錢不敢妄費一日不敢懈怠者祗爲此言卿言正當朕意當與卿等圖之上退朝顧謂左右中官曰適來吉甫奏言時巳太平勸我爲樂李絳屢陳古今幷言事宜是憂危之事吉甫諂佞悦我顔色李絳忠正骨鯁言必遠大真宰相也

絳爲翰林學士上奏曰臣等先奉進止令撿尋歷代至國朝巳來聖帝明王忠臣義士君臣合體事跡可觀者

撿五十條進呈欲於御座置屏風觀覽者伏以自古聖
王皆憂勤庶政未甞不取鑒於前代致理於當時昔太
宗亦命魏徵等博採歷代事跡撰羣書政要致在坐側
常自省閱書於國史著爲不刋今陛下以天縱聖姿日
慎一日精求道理容納直言猶更叅驗古今鑒試美惡
朝夕觀覽取則而行誠列祖之用心必致貞觀之盛理
臣等謹依撰録都五十條賢愚成敗勒爲兩卷隨狀進
上其羣書政要是太宗親覽之書其中事跡周備伏望

聽政日新成不諱之朝致無為之化

憲宗喜武功且數出遊畋吏部郎中栁公綽奏太醫箴以諷曰天布寒暑不私於人品類既一高卑以均人誰好愛能保其身清靜無瑕輝光以新寒暑滿天地浹肌膚於外好愛在耳目誘心知於內端𤼵為隄奔射猶敗氣行無間隙不在大謂天高矣氛蒙晦之謂地厚矣横流潰之飲食資身過則生患衣服稱德侈則生慢唯過與侈心必隨之氣與心流疾乃伺之畋遊恣樂流情蕩

志馳騁勞形叱吒傷氣不養其外前脩所忌人秉氣生

嗜慾以萌氣離有患氣完則成巧必喪真智實誘情醫

之上者理於未然患居處後防處事先心靜樂行體和

道全克施萬物以享億年聖人在上各有攸處臣司太

醫敢告諸御天子高其才遣使謂曰卿言氣行無間隙

不在大愛朕深者當置之坐隅

穆宗初即位不䘏國事數荒昵吐蕃方强諫議大夫鄭

覃等廷諍曰陛下新即位宜側身勤政而内耽宴嬉外

盤游畋今吐蕃在邊狙候中國假令緩急臣下乃不知陛下所在不敗事乎夫金繒所出固民膏血可使倡優無功濫被賜與願節用之以所餘備邊毋令有司重取百姓天下之幸也帝不懌顧宰相蕭俛曰是皆何人俛曰諫官也帝意解乃曰朕之闕下能盡規忠也因詔覃等曰閤中殊不款款後有爲我言者當見卿延英時閤中奏久屢至是士相慶

穆宗荒於游畋内悠酣蕩昕曙不能朝諫議大夫崔郾

進曰十一聖之功德四海之大萬國之衆其治其亂繫於陛下自山以東百城地千里昨日得之今日失之西望戎壘距宗廟十舍百姓憔悴畜積無有願陛下親政事以幸天下帝動容慰謝

主客郎中知制誥白居易以穆宗好畋游乃獻續虞人箴以諷曰唐受天命十有二聖兢兢業業咸勤厥政鳥生深林獸在豐草春蒐冬狩取之以道鳥獸蟲魚各遂其生民野君朝亦克用寧在昔玄祖厥訓孔章馳騁畋

獵俾心發狂何以效之曰羿與康曾不是誡終然覆亡高祖方獵蘇長進言不滿十旬未足爲懽上心既悟爲之輟畋降及宋璟亦諫玄宗温顏聽納獻替從容璟趨以出鷄死握中噫逐獸於野走馬於路豈不快哉銜橜可懼審其安危惟聖之慮

敬宗即位視朝常晏數游畋失德左拾遺劉栖楚諫曰惟前世王者初嗣位皆親庶政坐以待旦陛下新即位安卧寢内日晏乃作大行殯宮密邇鼓吹之聲日聞諸

朝且憲宗及先帝皆長君朝夕恪勤四方猶有叛者陛下以少主踐阼未幾惡德流布恐福祚之不長也臣以諫爲官使陛下負天下譏請碎首以謝遂額叩龍墀血被面李逢吉傳詔毋叩頭待詔旨栖楚捧首立帝動容揚袂使去栖楚曰不聽臣言臣請死於此有詔慰諭乃出

敬宗時李德裕上言曰臣聞道之高者莫若廣成玄元人之聖者莫若軒皇孔子昔軒皇問廣成子理身之要

何以長久廣成子云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神將自清無勞子形無揺子精乃可長生慎守其一以處其和故我脩身千二百歳矣吾形未嘗衰又云得吾道者上爲皇而下爲王玄元語孔子云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告子者是已故軒皇發謂天之歎孔子興猶龍之感前聖於道不其至乎伏惟文武大聖廣孝皇帝陛下稽玄祖之訓脩軒皇之術凝神閒館物色異人將以覿冰雪之姿屈順風

之請恭惟聖感必降真仙若使廣成玄元混迹而至語
陛下之道授陛下之言以臣度思無出於此臣所慮赴
召者必怪迂之士茍合之徒使物淖冰以爲小術衒耀
邪僻蔽欺聰明如文成五利無一可驗臣所以三年之
内四奉詔書未敢以一人塞詔實有所懼臣又聞前代
帝王雖好方士未有服其藥者故漢書稱黃金成以爲
飲食器則益壽又高宗朝劉道合玄宗朝孫甑生皆成
黃金二祖竟不敢服蓋以宗廟社稷之重不可輕易此

事炳然具載國史以臣微見儻陛下睿思精求必致真隱惟問保和之術不求藥餌之功縱使必成黄金止可充於玩好則九廟靈鑒必當慰悅寰海兆庶誰不懽心臣思罄愚衷以裨玄化輒陳懇欵伏積兢惶

文宗時御史中丞李孝本宗室子坐李訓事誅死其二女没入宫右拾遺魏謩上言陛下即位不悅聲色于今十年未始採擇數月以來稍意聲伎教坊閱選百十未已莊宅收市亹亹有聞今又取孝本女内之後宫宗姓

不育寵幸爲累傷治道之本速塵穢之嫌謗曰止寒莫若重裘止謗莫若自脩惟陛下崇千載之盛德去一旦之玩好帝即出孝本女詔曰乃祖在貞觀時指事直言無所避每覽國史朕與嘉之謩爲拾遺屢有獻納夫備灑埽於内非曰聲妓恤宗女之幼不爲漁取然疑似之間不可户曉謩辭深切其惜我之失不亦至乎謩雖居位日淺朕何愛一官增直臣之氣其以謩爲右補闕

武宗數出畋游暮夜乃還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李德裕上言人君動法於日故出而視朝入而燕息傳曰君就房有常節惟深察古誼毋繼以夜側聞五星失度恐天以是勤勤儆戒詩曰敬天之渝不敢馳驅願節畋游承天意

後唐莊宗嘗畋中牟踐民稼中牟令當馬前諫曰陛下爲民父母柰何委其所食使轉委溝壑乎唐主怒叱去將殺之優人敬新磨追擒至馬前責之曰汝爲縣令獨不知吾主好獵邪柰何縱民耕種以妨吾天子之馳騁

乎汝罪當死因請行刑莊宗笑而釋之又嘗獵于近郊洛陽令何澤遮馬諫曰陛下賦斂既急今稼穡將成復蹂踐之使吏何以爲理民何以爲生願先賜死莊宗慰遣之

明宗初好畋獵都官員外郎張昭疏諫曰太祖初鎮太原每年打鹿於北鄙先帝在位暇日射鴈於近郊此蓋軍務之餘畋游自適洎先帝膺圖啓祚嚮明御宇則宜易彼諸侯之事肅乎萬乘之儀而猶因習舊風失其威

重馳逐原獸殆無虛日臣愚以爲事有可畏者四馬洛都舊制宮城與禁苑相連人君宴遊不離苑囿御馬來往輦路坦夷不涉荒郊何憂蹶失今則驅馳驂服涉歷榛蕪此後節氣嚴凝徑塗凍滑萬一有銜橜之變陛下縱自輕奈宗廟社稷何所可畏者一也又陛下新有四海宜以德服萬邦今則江嶺未平淮夷尚梗彼初聞陛下革先朝之失政還太古之淳風御物以慈節財以儉有典有則不矜不驕彼必有三苗率服之心七旬來格

之意如聞陛下暫遊近甸彼即以爲復好畋遊所可畏者二也臣又聞作法於涼其獘猶貪作法於貪獘將如何且打鹿射鴈之事新敗軌傾轍之轍在常宜取鑒不可因循所可畏者三也臣又聞作事可法貽厥孫謀若以陛下齊聖廣淵之機聰明神武之量其可以宴遊蒐狩之事少累聖明所謂城中好廣眉城外加半額爲法之獘靡不由兹所可畏者四也伏望陛下居高慮遠慎始圖終思創業之艱難知守成之不易念老氏馳騁之

戒樹文王忠厚之基約三驅之舊章定四時之遊幸始出有節後不敢違疏奏明宗嘉納之

明宗時敕解縱鷹隼内外無得更進馮道曰陛下可謂仁及鳥獸明宗曰不然朕嘗從武皇獵時秋稼方熟有獸逸入田中遣騎取之比及得獸餘稼無幾以是思之獵有損無益故不為耳

宋仁宗嘉祐四年翰林學士知開封府歐陽脩上奏曰臣伏以上元放燈不出典禮蓋自前世習俗所傳皆俯

徇衆心欲同民樂勉出臨幸非爲嬉游若乃時和歳豐
民物康富以爲樂事亦是人情今自立春以來陰寒雨
雪小民失業坊市寂寥寒凍之人死損不少薪炭食物
其價增倍民憂凍餓何暇遨遊臣本府日閲公事内有
投井投河不死之人皆稱因爲貧寒自求死所今日有
一婦人凍死其夫尋亦自縊竊惟里巷之中失所之人
何可勝數昨日聖恩差官俵錢正爲如此目下陰雪未
解假使便得晴明坊市不免泥淖聖駕所歴衝冒風寒

況方以日食之災避殿減膳聖心畏憂中外所知欲乞特罷放燈所有常年酌獻之禮若至日未得晴明亦乞差大臣攝事所有見今供擬遊幸及修道路寒凍兵士並乞放罷庶幾上副陛下畏天憂民之心

判太常禮院吕公著上奏曰臣切以帝堯之聖始於明俊德以親九族然後協萬邦致時雍斯誠制治之道次序之節然也伏見舊制敵使到闕曲宴紫宸殿及上元節當遊幸諸宫觀御樓觀燈臣愚以爲贈中書令濮王

在殯雖天子絕期然宴樂以早則於情理有所未安昔
智悼子未葬殯于絳晉平公飲酒以樂杜蕢譏之此蓋
異姓之臣爾況濮王於宗戚之中親尊莫貳若陛下出
於恩厚北使朝宴日特命去樂將來上元觀燈遊宴並
從寢罷如此則親親之道可以率下而篤俗矣
慶歷七年殿中侍御史何郯上奏曰臣竊以古者天子
具四時之田所以講威武而勤遠略不徒事遊戲而翫
小娛載之策書具有典法前日伏聞法駕將獵近郊中

外之人聽者頗惑良以去歲車駕已嘗出畋羣臣抗言隨即停罷忽茲再舉未諭聖心伏以陛下繼統以來動遵法度不喜弋獵不數豫游恭儉之風足邁前古而今之舉事固必有因豈陛下以宇內有年方隅無事故於農隙以講武經欲為都邑遊觀之盛乎抑有獻議者謂田獵之事具有禮文行之以時蓋舉墜典則嚮者諫止之言不足顧乎若聖意果然如是先定則非愚臣之所敢議也然其中事有切於利害者尚可得而言焉恭自

真宗皇帝即位之後遂下詔書罷放五方鷹鶻獵事不講踰四十年校聮之籍率非宿時士卒久不便習其事官司又不素詳其義倉卒而行必多曠闕竊聞去歳乘輿之出往返甚勞一日之間殆馳百里而又兵衛不肅警蹕不嚴從官不及侍行有司不暇供億逮於暮夜始入都門此豈非士不習其事官不詳其儀而致然歟而況以騎乘而有疾馳之勞在原野而弛嚴衛之備或御者蹉跌變生銜橜愚民迷誤犯及車塵臣子之罪將何

贖焉雖則仁聖之資固有神靈之衛然不可不備非常且西北二隅變故難測豈無姦偽雜於稠人廣衆之中由是而言蓋可深慮傳曰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矧於萬乘之尊乎賈誼曰射獵之娛與安危之機孰急今不獵猛敵而獵田彘不搏彊寇而搏蓄兔翫細娛而不圖大患非所以為安也伏望陛下罷省出游無重過舉遵列考詔書之旨念前人警誡之規優游養神樂過從獸拱揖在御慮無乘危則宗廟生靈實有慶賴臣職當言責

理合開陳罔逃嚴誅貴少云補

蘇轍登進士科又策制舉時仁宗春秋高轍慮或倦於勤因極言得失而於禁廷之事尤爲切至曰陛下即位三十餘年矣平居靜處亦嘗有憂於此乎無憂於此乎臣伏讀制策陛下既有憂懼之言矣然臣愚不敏竊意陛下有其言矣未有其實也往者寶元慶歴之間西夏作難陛下晝不安坐夜不安席天下皆謂陛下憂懼小心如周文王然自西方解兵陛下棄置憂懼之心二十

年矣古之聖人無事則深憂有事則不懼夫無事而深憂者所以為有事之不懼也今陛下無事則不憂有事則大懼臣以為憂樂之節易矣臣疎遠小臣聞之道路不知信否近歲以來宮中貴姬至以千數歌舞飲酒優笑無度坐朝不聞諮謨便殿無所顧問三代之衰漢唐之後女寵之害陛下亦知之矣久而不止百蠹將由之而出内則蠱惑之所以汙以傷和伐性外則私謁之所以亂以敗政害事陛下無謂好色於内不害外事也今

海內窮困生民愁苦而宮中好賜不為限極所欲則給不問有無司會不敢言大臣不敢諫執契持敕迅若兵火國家有養士養兵之費外有契丹西夏之奉陛下又自為一阱以耗其遺餘臣恐陛下以此得謗而民心不歸也

仁宗時起居舍人同知諫院司馬光上奏曰臣等竊見今歲以來災異屢臻日食地震江淮騰溢風雨害稼民多菜色此正陛下側身克己眚禮蓄樂之時而道路之

言皆云陛下近日宫中燕飲微爲過差賞賚之費動以萬計耗散府庫調斂細民况酒之爲物傷性敗德禹湯所禁周公所戒殆非所以承天憂民輔養聖躬之道也陛下恭儉之德彰信兆民議者皆以爲後宫奢縱務相誇尚左右近臣利於賞賚陛下重違其請屈意從之夫天以剛健爲德君以正固爲事奈何徇後宫左右之欲上忽天戒下忘民病中不爲宗廟社稷深自重惜臣等愚惑竊爲陛下不取也伏望陛下當此之際悉罷燕飲

安神養氣後宮妃嬪進見有度左右小臣賞賚有節及厚味腊毒之物無益奉養者皆不宜數御以傷太和廼可以解皇天譴告之威慰元元困窮之望保壽命無疆之休天下羣生不勝幸甚

光知諫院時又上奏曰臣等伏見今歲以祈穀改日之故車駕併以十三十四日幸諸寺觀臣等竊惟上元觀燈本非典禮正以時和年豐欲與百姓同樂爲太平之榮觀而已去歲四方諸州多罹水旱鰥寡孤獨流離道

路伏計陛下念此未嘗去心竊恐有司不明大體務循故事無所減損不稱陛下子愛元元之意又連日遊幸在於聖體亦為煩勞伏望陛下比之每歲特減遊觀之處以閔恤下民安養聖神天下幸甚

光又上奏曰臣竊聞今月十八日聖駕御宣德門召諸色藝人各進技藝賜與銀絹内有婦人相撲者亦被賞賚臣愚竊以宣德門者國家之象魏所以垂憲度布號令也今上有天子之尊下有萬民后妃侍旁命婦縱觀

而使婦人贏戲於前殆非所以隆禮法示四方也陛下
聖德溫恭動遵儀典而所司巧佞妄獻奇技以汙瀆聰
明竊恐取譏四遠愚臣區區實所重惜若舊例所有伏
望陛下因此斥去仍詔有司嚴加禁約今後婦人不得
於街市以此聚衆爲戲若今次上元始預百戲之列即
乞取勘管勾臣寮因何置在籍中或有臣僚援引奏聞
因此宣召者並重行譴責庶使巧佞之臣有所戒懼不
敢導上爲非禮也

英宗時殿中侍御史范純仁上奏曰臣伏見今月二十二日秋宴竊以京師昨因大水之後軍民壓溺死者甚衆哀痛之聲至今未已陛下爲民父母憂樂與天下同之加以連日以來陰鬱未解民相傳恐復有大雨暴露之衆憂懼方深若聞陛下鐘鼓之音必有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君臣宴樂似非其時伏望聖慈特降指揮權罷今來秋宴只令支散酒食庶幾上承天戒下順人情示聖君脩省之誠消兆民災沴之氣

神宗熙寧二年直史館權開封府推官蘇軾上奏曰臣

嚮蒙召對便殿親奉德音以爲凡在館閣皆當爲深思

治亂指陳得失無有所隱者自是以來臣每見同列未

嘗不爲道陛下此語非獨以稱頌盛德亦欲朝廷之間

如臣等輩皆知陛下不以踈賤間廢其言共獻所聞以

輔成太平之功業然竊謂空言率人不如有實而人自

勸欲知陛下能受其言之實莫如以臣試之故臣願以

身先天下試其小者上以補助聖明之萬一下以爲賢

者卜其可否雖以此獲罪萬死無悔臣伏見中使傳宣下府市司買浙燈四千餘盞有司具實直以聞陛下又令減價收買見已盡數拘收禁止私買以須上令臣始聞之驚愕不信咨嗟累日何者竊為陛下惜此舉動也臣雖至愚亦知陛下游心經術動法堯舜窮天下之嗜慾不足以易其樂盡天下之玩好不足以解其憂而豈以燈為悅者哉此不過以奉二宮之歡而極天下之養耳然大孝在乎養志百姓不可戶曉皆謂陛下以耳目

不急之玩而奪其口體必用之資賣燈之民例非豪民舉債出息畜之彌年衣食之計望此旬日陛下爲民父母唯可添價貴買豈可減價賤酬此事至小體則甚大凡陛下所以減價者非欲以與小民爭此毫末豈以其無用而厚費也如知其無用何必更索惡其厚費則如勿買且内庭故事每遇放燈不令過内東門雜物務臨時收買數目既少又無拘收督廹之嚴費用不多民亦無憾故臣願追還前命凡悉如舊京城百姓不慣侵擾

恩德已厚怨讟易生可不慎歟可不慎歟近日小人妄造非語士人有展年科場之説商賈有京城榷酒之議吏憂減俸兵憂減廩雖此數事朝廷所決無然致此紛紛亦有以見陛下勤恤之德未信於下而有司聚斂之意或形于民方當責己自求以消讒慝之口而臺官又勸陛下以嚴刑悍吏捕而戮之虧損聖德莫大於此而又重以買燈之事使得因縁以爲口實臣實惜之方今百冗未除物力凋弊陛下縱出内帑財物不用大司農

錢而內帑所儲孰非民力與其平時耗於不急之用曷若留貯以待乏絶之供故臣願陛下將來放燈與凡游觀苑囿宴好賜予之類皆飭有司務從儉約頃者詔旨裁減皇族恩例此實陛下至明至斷所以深計遠慮割愛為民然竊揆其間不能無少望於陛下惟當痛自刻損以身先之使知人主且猶若此而況於吾徒哉非惟省費亦且弭怨昔唐太宗遣使往涼州諷李大亮獻其名鷹大亮不可太宗深嘉之詔曰有臣若此朕復何憂

明皇遣使江南採鵁鶄汴州刺史倪若水論之爲反其使又令益州織半臂背子琵琶捍撥鏤牙合子等蘇許公不奉詔李德裕在浙西詔造銀盝子粧具二十事織綾二千匹德裕上䟽極論亦爲罷之使陛下内之臺諫有如此數人者則買燈之事必須力言外之有司有如此數人者則買燈之事必不奉詔陛下聰明睿聖追迹堯禹而羣臣不以唐太宗明皇事陛下竊嘗深咎之臣忝備府僚親見其事若又不言臣罪大矣陛下若赦之

不誅則臣又有非職之言大於此者忍不爲陛下盡之若其不赦亦臣之分也

十年監察御史裏行彭汝礪上奏曰臣體問今年上元游宴例皆依舊臣伏念獨樂樂不若與人之樂與少樂樂不若與衆之樂故古者於荒政則蕃樂於大札大災則弛樂蓋能同天下之至憂則能同天下之至樂也臣伏思乾德之禍廣西殲焉官吏屠戮遺骸未斂頻年京淮江浙東西死於饑疫者至數十萬病者未興流散者

未還集而道路村落有蕭然爲狐狸豺狼之墟矣威茂之師未勞洮隴之役復新十萬之兵宿於煙瘴其以戰及疾死者甚衆孤寡泣涕惸獨悲啼相號於路而招䰟於萬里之外災害變故莫大焉古人於此不敢私燕樂於一食之間而陛下供張不節愚以謂此非樂以天下之意也臣知陛下有堯舜之仁愛恭儉園囿無非時之游幸倡優無過誤之寵一朝之樂決非陛下所固欲也亦將同民欲而已然吏民死於凶札死於兵役死於瘴

癘皆陛下所子者宜與之同其憂而與同其樂臣終疑之臣欲乞上元自祖宗神御殿酌獻外特賜寢罷其餘游觀而明以此意詔天下臣知窮民戰卒當有聞而感泣知陛下所以哀矜之者無一飲食不在其衷而使天下吏知陛下所以愛惜其民如是也釋宴樂之私而慰中外之民望致勤畏之誠以答因仍之天變其爲計甚亦昭昭然明白矣老子曰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葢不欲以戰屈人故也孟子曰鼓樂於此

百姓聞鍾鼓之聲管籥之音舉欣欣然有喜蓋與民同樂故也惟陛下念之臣愚不知忌諱惟陛下裁察

哲宗元祐四年右正言劉安世上奏曰臣伏見去冬以來時雪愆亢詢問四方亦多旱暵關陜淮浙民已艱食物價翔踴日益增甚雖朝廷廣行賑貸而歲事失望游饑可憂臣嘗觀周禮大司徒荒政之目十有二品救民之道最為詳備其九曰蕃樂蓋歲有凶歉人君閔卹元元為之閉藏樂器而不作也禮曰雖有凶旱水溢民無

菜色然後天子食日舉以樂先王之制具在方册聖明之主所宜留心伏惟陛下繼天奉元仁民愛物有年之瑞宜不絕書而雨雪失時人且狼狽雖兩宮憂勞軫念無或少忘而遠方之民未見陛下至誠惻怛之意今上元宻邇有司舉行常例猶欲張燈臣愚欲望聖慈明諭執政特以歲旱俾罷遊宴使四海之内莫不戴陛下勤卹之德庶幾天人感通風雨時若天下幸甚

安世改為左諫議大夫又上奏曰臣伏自前月末聞傳

聖旨權罷講筵是時近興龍節意謂將有燕饗是以暫輟邇英之幸用成慶禮今復半月別無政事亦非有前歲大雪苦寒之故而勸講之臣久不得望見清光臣固已疑之矣延者民間喧傳禁中見求乳母臣竊謂陛下富於春秋尚未納后紛華盛麗之好必不能動蕩淵衷雖聞斯議未嘗輒信近日傳者益衆考之頗有實狀臣忝被言職當諫其漸伏惟皇帝陛下天錫睿聖纂成大業太皇太后陛下慈仁正順保佑備至覆載之内莫不

傾耳拭目以望風化而或者之論乃謂陛下稍疎先王之經典寖近後庭之女寵此聲流播實損聖德昔者堯之受命惟以天下爲憂而不敢以位爲樂成湯不邇聲色不殖貨利著之方册萬世稱誦皇帝陛下不可以不勉太皇太后陛下不可以不勸也伏望聖慈爲宗廟社稷之大計清閒之燕頻御經帷仍引近臣與之論議前古治亂之要當今政事之宜悉俾開陳以助聖學無溺於所愛而忘其可戒天下幸甚

著作郎兼侍講范祖禹上疏曰臣伏見陛下嗣位以來端拱淵默專意學問臣侍經席於累年陛下天縱生知聖德純茂接對臣下日日如一未嘗小有差失此實上天眷佑皇家保育生民宗廟社稷無疆之福也恭惟太祖皇帝肇造區夏櫛風沐雨削平僭亂以立子孫萬世之基傳之太宗至于真宗遂致太平仁宗年十三即大位章獻明肅太后安定邦家調護聖性是以四十二年之間德澤深結於民天下至今思慕不忘英宗自藩邸

入繼大統四海之內同心愛戴先帝勵精求治宵衣旰
食躬勤萬事十有九年不幸早棄天下陛下年始十歲
嗣登大位當此之時人心懔懔憂危萬端幸賴太皇太
后保佑扶持勤濟艱難斥退凶邪登進忠良詔令所至
百姓歡呼鼓舞數年以來中外晏安西北二隅無不從
順此皆太皇太后之德也臣不知陛下將何以報之臣
竊思陛下所以報之唯在於進德愛身而已陛下進德
則爲太平高世之主光顯祖宗之烈發揚文母之訓使

天下之人皆欣欣然曰祖宗之德太皇太后之力如此則豈惟皇天祖宗嚮祐陛下太皇太后亦不虛勤勞矣陛下愛身則無疾疢不貽太皇太后之憂子夏問孝孔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夫父母之憂莫切於子孫之有疾疢他日陛下有子當自知之陛下若不進德不愛身雖極四海九州之養亦未足爲孝也臣自今秋聞外人言陛下於後宮已有所近幸臣初聞之不以爲信數月以來傳者益多或云已有懷娠將誕育者言之所起必

有其端臣誠至愚不能不惑故敢先事懇切言之陛下內承慈訓外勤聖學方當祗畏以事天地誠孝以奉宗廟思六聖之勤勞念帝業之艱難四方之人無不延頸舉踵注目傾耳觀聽陛下德業之光名譽之隆以想望太平陛下可不慎哉今陛下未建中宮而先近幸左右好色伐性虧傷太早有損聖德不益聖體此臣之所甚憂也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言人少時血氣未定而先傷伐根本則損壽考之福故

君子戒之陛下今年十四歲而生於十二月其實猶十三歲也此豈近女色之時乎陛下上承天地宗廟社稷之重守祖宗百三十年基業為億兆之人父母豈可不愛惜聖體哉孟子曰事孰為大事親為大守孰為大守身為大守身所以事親也愛身所以愛天下也陛下上有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太妃休戚皆繫於陛下之一身豈可不愛惜聖體哉中庸曰君子之道本諸身未有不先愛身而可以進道者也陛下方嚮學問躬儒術欲為

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之君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之君未有不勤而成者也昔先帝年十五六講學東宫一言一動天下傳之是以多才多藝羣臣莫及今陛下聖學天下未有所聞而先以嗜欲聞於天下此臣之所甚憂也陛下有上聖之性必行上聖之事有上聖之位必求上聖之名豈可不愛惜聖體哉方今羣臣之心萬民之情正望朝廷如天聖以來所願陛下法則仁宗而已祖宗天下百三十年如寶器之無缺陛下行純德備如美玉

之無瑕臣竊為陛下寳之惜之愛之重之陛下豈可不愛惜聖體哉臣聞仁宗未納皇后以前未嘗近幸後宫是以氣體康寧在位最久臣今觀陛下氣怯恐不能如仁宗少時豈可不愛惜聖體哉前世人君多所經歷乃能周知天下之情今陛下生長深宫稼穡艱難未知也人之情偽未見也國家政事未習也六經聖人之言未盡讀也前世興亡之戒未盡閲也天下至大萬事至衆何所不關聖慮豈可不愛惜聖體哉古人有言後宫盛

色則賢者隱處佞人用事則諍臣杜口陛下春秋鼎盛方當崇經術邇端士敦尚素樸屏去紛華不宜先留意女色使天下失望以啓小人之心何則陛下如好德則賢人皆動其心欲助陛下之德而圖天下治安故於陛下有益陛下如好色則小人皆動其心欲奉陛下之欲而圖一身富貴故於陛下有損賢人進則治小人進則亂人君所好不唯繫一身損益實繫天下治亂不可不慎也陛下於此二者將何擇焉昔漢成帝自爲太子時

以好色聞其後逸欲無節終爲漢室昏亂之主漢之基業由成帝而壞豈可不慎其細哉唐太宗欲納鄭仁基女魏徵諫而止之憲宗時教坊使稱密詔選良家子納禁中李絳上疏乃悉還之文宗没李孝本女入宫魏謩諫即出之古之忠臣愛君必拂其邪心防其嗜欲置君於無過之地使天下莫得而非議也人君所愛莫切於身人臣亦莫切於愛君之身臣濫備勸講以輔導聖德爲職懷此憂慮已二三年不能言於未然致陛下已有

聲聽流聞於外此臣之罪也臣今若猶不言他日陛下或專意聲色委權臣下紀綱壞亂政事荒僻使天下以陛下為逸欲之主則臣之罪豈可勝責雖悔恨萬狀何所及哉伏望陛下察臣之言專精一意强於學問日新德業無時逸豫事親則思孝居處則思敬動作則思禮祭祀則思誠服用則思儉養民則思仁使人則思恕心則思道視則思正當食則思天下之飢當衣則思天下之寒陛下每思及此而强學不已則將以道德為麗以仁義為美豈聲色之可移哉惟陛下抑情

制欲以愛養聖體為先則動植之類無不蒙福生靈幸甚
祖禹又上宣仁皇后䟽曰臣伏見陛下臨御天下于今
五年昧爽聽朝親斷萬事所以勞心竭力者凡皆為祖
宗社稷億兆人民將以太平天下付之皇帝也臣愚竊
謂陛下憂勤天下之事必先憂天下之本愛養四方之
民必愛一人之身夫一人之身天下之本也孟子曰天
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天下安危繫於
人君之一身身安則天下安天下治亂出於人君之一

心心正則天下正欲安天下必先安身欲正天下必先正心此二者當今之急務久遠之計慮也陛下內保佑聖躬調護起居外成就睿德勉進學問前此未嘗聞有纖毫之失今之所聞則異於前外議籍籍皆謂皇帝已近女色後宮將有就館者有識聞之無不寒心皇帝今年十四其實猶十三歲耳千金之家有十三歲之子猶不肯使近女色而況於萬乘之主乎陛下愛子孫而不留意於此非愛子孫之道也譬如美木方長正當封植

培壅以待其蔽日淩雲若戕伐其根豈不害哉臣嘗見司馬光言章獻明肅太后保護仁宗皇帝最為有法自即位以後未納皇后以前仁宗居處不離章獻卧内所以聖體充實在位歷年長久章獻於仁宗此功最大臣考之國史仁宗在乳褓章獻使章惠太后護視章獻臨朝仁宗起居飲食章惠必與之俱所以保佑扶持恩意勤備然則章惠保護仁宗乃章獻太后之意今陛下臨朝日有萬幾至於左右護視皇帝臣不知有如章惠者

乎若未能如章惠則陛下豈得不留聖意也陛下以朝
事責宰相以邊事責將帥人君闕失羣臣邪正責諫官
御史皇帝學問責講讀官若朝事不治宰相之罪也邊
鄙不寧將帥之罪也人君闕失不知羣臣邪正不分諫
官御史之罪也皇帝學問不進臣等之罪也至於皇帝
早夜起居之節嗜欲之際此最切身之事豈可無任其
責者乎陛下博覽史冊洞知古今古之帝王何嘗不以
女色損壽考之福惟傷於太早敗於無節耳思之至此

可爲切骨之戒臣所以不避誅戮爲陛下言之伏望陛下與皇太后太妃詳論此事有損聖德不益聖體宜戒敕保傅令以章惠爲法令聖心已有所知雖不能防於未形猶可以止其將然俟中宫既建然後漸廣繼嗣之路則陛下亦可以不勞聖慮矣今若不知止節女色爭進數年之後敗德亂政無所不有陛下雖欲悔之豈可及乎臣竊覩皇帝天質純粹有上聖之資年益長則宜德益進方當嚮學以養聖功天下引領以望輝光之新

傾耳以聽名譽之隆聰明之開發睿智之深遠皆繫於
十五六之時不可失也陛下必欲皇帝氣體康强德性
成就以爲宗社無疆莫切於今日矣不宜先以好色聞
於天下失衆庶之望臣所以拳拳而不能已也惟陛下
深思遠慮察臣狂瞽之言
祖禹又奏曰臣伏見今月一日以後羣臣累拜表請聽
樂所請愈數而批答愈緩以此見太皇太后陛下皇帝
陛下仁心孝性深遠無窮發於至誠有所未忍今已批

答允許臣竊恐有司請置宴開樂不敢不先言之臣愚以爲居喪則行喪禮在吉則行吉禮除喪之後如遇吉禮即可聽樂不當特置一宴以開樂爲名君子之於喪服以爲至痛之極不得已而除之若以開樂故特設宴則似除服而慶賀非君子不得已而除之之意也臣伏請雖至七月其開樂宴亦更不作唯因事則聽樂庶合先王禮意

徽宗時左司諫江公望上奏曰臣聞理無隱而不彰事

無晦而不顯言君子之樞機故不可不謹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惟君爲風下民爲草草上之風未有不偃者也故有所不言言無不彰有所不爲爲無不顯君唱之下民未有不應者也陛下居九重之中可謂崇深闊遠臣民耳目之所不接一有出言未嘗不彰一有所爲未嘗不顯蓋民離之則愚合之則神合衆論則崇深闊遠者皆得而知之皆得而議之臣

側聞陛下邇來政事之暇蓄能鳴善鬭之禽籠奇羽佳喙之鳥以資賞翫之習使誠有之亦未足以害治也然臣讀書至於五子之歌知太康之失邦不過内作色荒外作禽荒而已所謂禽荒不必馳騁畋獵然後爲荒也心有欲而不禁則志荒志荒則政怠矣昔唐太宗之時臺使有諷李大亮以名鷹爲獻而大亮密表以陛下絶畋獵久矣求鷹必非陛下意而太宗悦其正諫玄宗遣使求鵁鶄鸂鶒於南方而倪若水上言以賤人貴鳥非

所以望陛下而玄宗賞其說向使二君縱欲而無度拒諫而不改豈復有貞觀開元之盛治乎若以爲資房闥之悅豈不聞華陽后樊姬之所爲乎秦王好淫聲而華陽后爲不聽鄭衛之樂楚嚴好畋獵而樊姬爲不食鳥獸之肉口非惡味也耳非惡聲也抑所好以率二君於無過之地爾中宮淑質徽音毋儀天下未聞有過舉事出於陛下爲之中宮當以華陽后樊姬之事以相警戒矣若事出於中宮以資戲樂陛下當以關雎求賢葛覃

尊傳以相規正故刑于二女所以為大舜刑于寡妻所以美文王歟惟陛下財幸

公望又上言曰臣邇日傳聞道路之言有姓賈中貴人臂鷂鶻入後苑捕逐禽鳥臣未之信豈有禁籞之中雖是近習之人敢肆猖獗一至於此徐思之必偵得聖意然後敢爾再思之陛下未應至此然終疑而不釋也陛下所以得天下者以仁而已豈有仁者之君而務遊畋者乎又況陛下即政方踰年未明求衣日昃不食刻意

勵志好賢樂善聽言從諫期底于道尚恐負宗廟社稷之靈無以慰天下蒼生之望豈復有暇逐禽獸爲樂乎春蒐冬狩特重於祭祀之禮毀卵折巢尤戒於生誕滋育之時豈有仁者之君不因奉先祭祀顧於生誕滋育可戒之時爲毀卵折巢之虐乎千金之子尚有垂堂之戒萬乘之主豈無犯車之虞和鑾而節清道而行猶意於銜橛之變況馳騁驅逐與禽獸爭道於萬死一生之地豈不殆哉豈有仁者之君不自愛重而爲虞人之所

爲乎得一禽則喧呼號譁分賜金帛不恤其費豈有仁者之君輕百姓之膏血以重微禽之軀乎臣以此揆之陛下必不然也雖然以其後事而引悔孰若先事而知戒此臣所以不惜萬死雖得之傳聞之不審亦爲陛下道而不敢隱也五子之歌曰内作色荒外作禽荒有一於此未或不亡老聃曰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心狂志荒何事不亡莊周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志分於外神亦隨之神志不一何事不失王者之治斷可識矣夫烏

托深林獸育豐草魚鼈不亂於網罟草木不夭於斤斧人不苦於苛政斯乃仁者之君所以治天下之道也昔文王有靈德故麀鹿白鳥在其囿而有濯濯翯翯之態魚在其沼而得充牣跳躍之樂陛下不大苑囿之奉數畝之地蠢動飛走恃陛下天地之仁德依陛下日月之末光生誕滋育得性之樂不異於文王之囿今反張喙橫羽延喘假息於馳騁噑噪之閒碎首快心飛毛灑血於猛鷙爪翮之下數畝之地依陛下尚不得保全其生

況四海九州山林川澤之廣逺何以逃無辜夭折之禍哉蠢動雖微與人同一性也生植雖逺與人同一理也以强并弱以貴呑賤以其不能告訴殺之若無罪豈不思易所謂信及豚魚詩之仁及草木果何理也嘗聞荆文公得如黄之狗笛簬之矰畋於雲夢一月不反聽保申之諫受束矢之笞務治乎荆兼國三十非師保之訓則國亡矣唐𤣥宗嘗獵苑中必睎左右曰宰相韓休知否已而疏輙至非宰相之言則社稷計已矣司馬相如

賦上林以諷漢武帝揚雄作羽獵以諫成帝言近而旨遠詞婉而意廹孰謂詞臣無補於國也詩有刺虞有箴皆以游畋之無益於治祇取亂亡爾今陛下師保不陳訓宰相不抗疏詞臣不獻賦書無歌詩無刺虞人無箴所賴以知過失者諫臣爾臣或不言陛下如宗廟社稷何如天下蒼生何臣言縱不實亦足以爲異日之鑒唐高祖喜走馬射帖孫伏伽進諫以謂此直少年諸王務爾既爲天子尚行之乎齊威公以酒腐于尊肉腐于俎得無害霸

乎管仲以此固非善然無害覇也夫從禽正少年諸王務也陛下一日爲之未足以言王政苐以天子爲諸王少年之務何自輕乃爾非萬乘取重於天下之道也傳有之耕道而得道獵德而得德臣願陛下驅騖於仁義之塲游觀於六經之囿網多士弋羣凶天宇掃清王道砥平天下之望也社稷宗廟之福也上干天威自速誅戮陛下矜其以諫爲職少貸狂易天下幸甚

欽宗靖康元年右司諫陳公輔上奏曰臣竊惟陛下以

並享景靈東西二宮遂幸陽德伍神觀臣誠淺陋不熟
本朝故事不知享親之後退而游幸祖宗有是例邪但
近世爲之若近世爲之自不可爲法設或祖宗之例亦
有可議焉夫誠心齋戒以薦祖廟仰瞻英靈如在其上
退而思之不忘乎心豈容於此日擁嬪御具聲樂肆游
幸之樂耶臣恐此舉不足以示孝也臣又觀陛下自初
即位恭謝之時輿服朴素儀衛簡少與夫供帳什物伶
倫官侍皆少如今日而百姓見之莫不歡欣感戴以手

加額謂陛下恭儉之德過乎仁祖矣至于今日之出輿服鮮明儀衛衆多與夫供帳什物伶倫官侍皆盛如前時而百姓見之已有相顧駭歎竊議之者安知其不腹誹心謗謂陛下恭儉之德不及仁祖仰惟陛下聖性淵懿聰明勤儉自養德東宮以至即位未嘗少變臣料今日之事必左右近習之臣以謂陛下有崇高富貴之勢當務爲光榮盛大以夸耀一時之觀聽夫貴爲天子富有四海區區於此示天下以不廣也況今寇難未平民

力未裕財用未饒臣下之奢僭未革風俗之侈靡未除全在陛下躬儉節用如大禹文王以救今日之弊豈可漸爲奢靡異乎初即位時使百姓議之乎臣竊爲陛下不取也太上皇帝奉養素厚陛下不可薄於親必須損巳所有以供奉之若陛下不自過爲儉約而供奉上皇又欲豐厚天下財用何以給之哉臣愚欲望陛下今後孟享既畢即詔車駕還宮其餘游幸除龍德寧德二宮外皆願暫罷臣又慮上皇既深居外宮非時不出恐陛

下亦自不當游幸仍望鑾輿之出務令簡儉但如初即位時可也此臣得於百姓之言不敢不冒死以聞然陛下無以百姓之言爲非彼見陛下自初即位簡儉如此今不兩月儀物稍多自此若天下無事後豈不復肆侈靡之好邪非獨百姓憂之臣固以爲深憂也傳曰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伏惟陛下謹終如始俾盛德大業遠跨唐虞三代實宗廟社稷之福而天下之幸也

歷代名臣奏議卷一百九十四